塔縣對三國

稱它熟悉又陌生，是因為自幼不論是從小學地理老師口中還是頻繁出差的父母口中，「塔縣」這個名字聽了數次，卻從未去過，只知它坐落南疆，在美麗的帕米爾高原上。

「塔縣」全名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可以說是中國近三千縣級行政區劃中十分特別的一個。為什麼這麼說呢？塔縣位於新疆西南部，西北相望塔吉克斯坦，西南相接阿富汗，南連巴基斯坦，是全國唯一一個與三國相鄰的縣城。

日前有幸與廣東援疆指揮部中各行業的同仁們遠赴紅其拉甫口岸舉行活動，途中在塔縣集結，讓我這個新疆人終於親身感受了塔縣的魅力。

從喀什出發，大半日車程才能到達塔縣。半途經過的白沙湖像仙俠奇幻電影中才會出現的景色：一個被綿延千米的銀沙丘包圍的沙漠湖泊。湖水平靜如明鏡，沙丘絲滑如白綢，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人們紛紛下車從對岸遠觀，就好像望着另一個神秘的世界，美景讓人沉醉，神秘又令人不敢褻玩。若時間充裕，可以在此處停留數小時，隨着陽光的移動，湖水從藍到綠會顯示出不同的深淺，在白沙丘這塊天然的背景板前尤為明顯。

湖區外圍更是群巒疊嶂，南岸矗立着崑崙山脈慕士塔格山的最高主峰——公格爾峰，海拔高達七千七百一十九米。金字塔形的山體終年被冰雪覆蓋，巍峨莊嚴，壯觀至極。若能翻過此峰，就能直抵塔吉克斯坦與巴基斯坦。慕士塔格山被稱為「冰川之父」，就是當年擋住唐僧西行取經的險峰。　**（塔縣行，上）**

▲白沙湖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腳下之「讚」

前幾天，又收到了「清理殭屍粉」的微信。第一次接到類似信息時，不明所以，回信詢問。現在知道是例行普查，見怪不怪，安之若素。於是，想起讀報看到一條新聞。有一種「殭屍網絡（Botnet）」，在網絡上頗為流行。這是一款社交模擬器，只要使用了它，你發布任何東西，都會收穫數以萬計的點讚，瞬間有了百萬粉絲，享受坐擁天下的快感。

當然，這一切都是虛假的，所有點讚和粉絲，都來自機器人賬號，在「殭屍網絡」為你組建的龐大「社交網絡」中，只有一個真人，那就是你自己。以前聽人說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又說世間之所有非實有，緣起緣滅，緣聚緣散。身陷網絡世界後忽然覺得，社交網絡不正是這般情境之體現嗎？縱然不是機器人賬號，還是讓人不放心，不然，為什麼這麼多人熱衷於尋找身邊的殭屍粉呢？

不過，人們從朋友圈獲得的社交成功感是千真萬確的。多年前就有位大V自陳在微博上找到了批閱奏章的感覺。我記得看過一部電影，叫《求求你，表揚我》，講了民工楊紅旗到報社請求登報表揚自己的故事。電影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卻揭示了人的一種天性，這就是希望得到認可和認同。

嬰兒有高需求和有低需求，成人其實也如此，只是嬰兒只能靠哭表達，成人學會了「花式求讚」。當然，一樣米養百樣人。有的人看重外界的評價，是「表揚驅動型」的；有的人對此看淡，自顧自過日子。兩種人生方式，很難判定個中優劣。而社交網絡向生活無孔不入地滲透，似乎更強烈地調動了人的「求讚欲」。近日流行的「凡爾賽文學」，大概也與此有關。寫到這裏，想起民國時的篆刻家陳巨來說過一句妙語：同樣是死，有的人死在手上，有的人死在腳下。所謂「手上」，撫掌大笑；「腳下」者，頓足痛惜也。這一記用「腳」踩出的讚，才是世間走這一遭所應求之真讚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用盡」的滿足

手中是一支工作用的黑色水筆，筆身是透明的塑料，能清晰看到其中黑色墨水的多少。無論是開會、開小差或者認真思考的時候，我都會無意識地把手中的筆顛來倒去，看着筆管中的油墨從一頭流到另一頭，然後掉轉筆頭，看它再流回來。一來一回之間，似乎有一種看着時間流動的「液體沙漏」之感。今天，寫着寫着，突然發現這支筆已經沒有油墨了，心中湧起一股小小的滿足感。

我們的手邊總是有很多筆，可能正是因為它們太便宜，太容易得到，所以總是很容易失去。往往是舊筆寫着寫着就不知道去了哪裏，隨手抓起身邊一支新筆就繼續寫了下去。印象中真正將某支筆「寫到盡」的經驗並不是很多。天長日久，辦公桌上的筆筒裏，用了一半的筆就越堆越多，看上去好像很忙很專很有文化，但其實只是無序和凌亂的證明而已。當我終於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就下定決心不再「朝三暮四」，而是很專情地將一支筆用完才用另一支。我想，筆筒內的筆應該會越來越少，當有一天辦公桌上只剩下兩三支筆，筆筒已經沒有存在必要的時候，才能算是大功告成。

把一支筆徹底用完的滿足感，就好像之前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把一本筆記本從空白寫到最後一頁都滿滿當當一樣。想來，正是筆內油墨的「從有到無」，造就了筆記本內容的「從無到有」。筆記本的滿足來自於「填滿」，而筆的滿足來自於「用盡」。再一想，無論是「填滿」還是「用盡」，都是時間與努力的印記，還多了一些「專注」的驕傲。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金雞」贏家

看看今年的中國電影金雞獎獲獎名單，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攝影來自電影《奪冠》，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被《烈火英雄》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輯出自《少年的你》劇組，最佳女配角是《中國機長》中的袁泉：故事片類別中的大半重要獎項都被合拍片收入囊中。

想到彼時與一位香港電影人聊天，講到當前內地電影工業中，「看得見的，是內地的明星演員；看不見的，都是香港的製作團隊、幕後班底。」從今次金雞獎結果來說，確是如此。

今次金雞獎算得上是十分特殊的年份。作為金雞獎改革為一年一辦後的第一年，未曾想會遭逢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整個上半年戲院關門，無戲上映。今屆金雞獎參評影片範圍為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經國家電影局審查通過的故事片，最終共有一百五十五部報名。

近年內地主旋律電影在商業化方面搞得風生水起，而香港電影人成為這其中的「主力軍」。在香港電影工業下成長的電影人，對於電影拍攝的時間和預算有着嚴格把控，並對電影質量有底線保證，對諸如《中國機長》、《中國醫生》這樣，帶有報告性質，強調及時性的主旋律電影，「又快又好」的香港電影人成為內地片方在合作項目時優先考慮的對象。在此背景下，我們看到了今次獲獎的《烈火英雄》、《中國機長》。

另需看到，內地電影工業真正開始繁榮的時間並不太長，在商業片類型化的道路上，未竟之地猶多。像今次贏家《奪冠》，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其對於中國體育題材的商業片的開拓，這是經歷過行業高度繁榮的香港電影從業者來到內地這個新興市場的先行者優勢，但這個優勢能保持多久，值得關注。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他日再共舞

九十年代初我曾經參與一個兒童劇團，向當時的區域市政局文娛康樂部門提交三年計劃書，在新界區的表演場地巡迴演出兒童劇，藉此推廣戲劇藝術。當年的新界表演場地其實都並不是專為表演藝術而設，因而各有不足之處，例如荃灣、屯門及沙田大會堂的演奏廳是設計為音樂表演，舞台及觀眾席都太大，並不適合兒童觀眾；這三個會堂都有一個面積較小的文娛廳，設備雖然較簡陋，但卻符合戲劇表演的需要。另外，大埔文娛中心及元朗聿修堂類似一般中學的大禮堂，舞台設備和觀眾席都不太理想。然而，能夠克服各種技術限制來進行表演，就是創作者的最大滿足感。

還有一個外形和內部設計都別具一格的會堂在上水火車站旁邊（現在已稱為上水鐵路站）。當年印刷宣傳海報時，我們寫了「上水大會堂」，但有關部門一再提醒正確名稱是「北區大會堂」。某次演出，有一位女演員買內銷票請家人來看戲，但對家人說了去「北角大會堂」……

很不幸，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第四波。傳播患者除了在酒樓、派對場所等地方跳舞，據說亦曾經租用新界表演場地的活動室來進行類似活動，不期然令我想到各場地的有趣往事。

傳媒稱之為「跳舞群組」以作識別，我覺得並沒有帶着任何貶意，但卻可能令人誤解舞蹈的本質。事實上，舞蹈既是表演藝術，亦可以是運動類別，而且種類繁多。不論是西方或東方、現代或古典，各式各樣的舞蹈都有不同愛好者。跳舞的原動力是感情抒發，以及表現民族個性。不同年齡及性別的人士都可以聞歌起舞，舞姿好醜亦毋須介意。然而，抗疫期間脫下口罩互相近距離跳舞，確是極之危險的傳播行為，希望參與者留待疫情消退才再共舞。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權力的誘惑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結束，民主黨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特朗普為什麼在「勞動人民」中依然那麼受歡迎。一個出身豪門，來自大都市，靠房地產發家，以真人騷風格走紅的所謂「政治素人」，與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中下階層人民有何共同點呢？

社會學家分析白人「川粉」的組成，認為他們大多來自式微的社區。教會、學校等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紐帶遭到破壞，他們感到原有社會秩序被全球化浪潮摧毀，個人被社會拋棄，內心充滿憤懣，對少數民族、婦女、移民等他們視為佔便宜的團體充滿仇恨。不過，特朗普不乏「精英」擁躉者，這次在非裔、拉美裔男性中的得票率也超過了二〇一六年，這就不光是種族歧視或階級仇恨能解釋的了。

心理學家指出我們與權力的關係曖昧不清。一方面，人大多「勢利」，憧憬富貴、權勢，易被位高權重者吸引。另一方面，我們對當權者的生活又格外關注，無時無刻不隱秘地希望抓住他們的「痛腳」，「彼可取而代之」。所以，政客要成功，不但要彰顯權威，還得偽裝謙卑，與民眾打成一片。希特勒當年在德國上台，就得益於手下將他包裝成熱愛自然、憐愛寵物的素食主義者。

而特朗普一面吹噓自己是個大富豪，另一面又以有別於傳統政客的「直率」言辭攻擊對手，無視「政治正確」，宣洩了不少人的不滿情緒。這樣「能上能下」，既滿足平民對富貴的幻想，又貌似為他們的怨憤代言，得到好感不足為奇。在迎合人心黑暗部分、激發仇恨方面，特朗普的確是高手。至於社會分裂是否於國於民有害，他就無所謂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也談電子場刊

手機文化當道，從社交娛樂到課堂以至結賬，人人機不離手。音樂會棄用紙本，改以手機參看場刊，似乎大勢所趨。但現時實際操作情況是怎樣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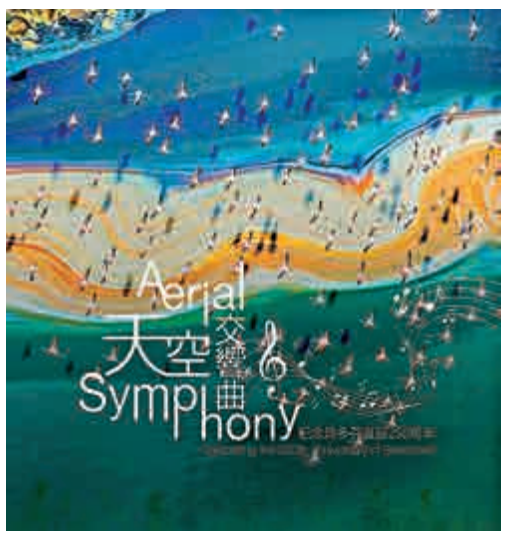
本欄上周介紹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的「天空交響曲」音樂會**（附圖）**，主辦方採用電子場刊，所有人進場前用手機在指定地點掃描二維碼，下載二十二頁場刊。

節目場刊作為一個音樂會傳統，免費提供觀眾的，不是一頁、而是一本美輪美奐的資料集子，由專家、包括作曲家親自撰寫，大部分更是中英對照，這方面香港可以說是全世界極慷慨之一。從市政局年代到現在康文署的節目，以及各大以公帑贊助的樂團演出，場刊都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音樂欣賞、教育推廣，都有重要貢獻。對於我等需要筆錄演出過程紀實，場刊的空白位置可以說是「寸寸金」。

記得首晚演出進場後才發現不設紙本場刊，於是返回門口下載。不知是手機記憶不夠還是信號不足，折騰了幾分鐘才成功下載。可是回到座位後才發現下載到第十頁就停了，樂團、合唱團名單都列在最後，不得不看。於是再回到門口，重新下載，其間聽到場內廣播：「在節目開始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其他響鬧及發光的裝置。」於是問場務員如何不發光地看手機裏的場刊，得到的回覆是:「那個矛盾有待解決。」

樂評一個重要環節是演出樂手的水平，例如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圓號、雙簧管等重要獨奏片段，演出的瞬間，假如是紙本場刊，樂手名單就在眼前。電子場刊呢？打開手機，瀏覽到那一版時，音樂「輕舟已過萬重山」。《歡樂頌》加上百人合唱和獨唱，難度更大，如果想記錄當刻印象，只能寫在票根或手掌上。

場刊作為音樂會的一份記錄，也有說翻閱紙本場刊是台上演出的伸延，更是演後拿在手中帶回家的一項記憶。三晚的演出各有主題，但線上最後留下的，只是第三晚的資料。當晚觀眾席上長者不少，電子場刊與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從實體場刊過度也還有一個過程。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姐妹弟兄

來港幾年，常去中環一家診所看病，那裏的醫師從不讓我花冤枉錢。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胃部檢查，我本以為必須花萬元做內窺鏡，醫師篤定判斷只需常規血檢。事實證明，醫師完全正確。最後藥到病除，化驗費連藥費加起來也不過幾百蚊。

前天又去診所。疫情之下，醫護個個「全副武裝」：藍色輕便的隔離帽，透明堅硬的護目鏡，以往手術才用的隔離服包裹得嚴嚴實實，醫用手套超薄精巧，一直提拉到腕部，最大程度地減少皮膚暴露，又絲毫不影響做事效率。本來，往日取號機的位置是無人值守的，那天卻有一個穿着綠毛衣的女護士，專門為就醫者服務。她是唯一一個沒有穿隔離服的醫護人員，我既為她擔心，又暗暗責備：她要保護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對患者負責呀。

那日看病結束，我提到了這件事。醫生輕聲告訴我：這個在取號機邊上服務的人，是診所的主管，她本來無需在前台服務，但考慮到盡快分散人流、降低病人之間的交叉感染幾率，她臨時決定做這件事。「隔離服暫時沒有她的尺碼，要半日才送到。」我恍然大悟。

不禁想起某家醫院上周為一名末期癌症女病人進行心肺復甦，醫護趕不及戴N95口罩被感染疫情。港大教授袁國勇視察該院後指，「事出緊急，無法避免。」救死扶傷，性命相託，這是每一名從醫人的誓言，在生死面前，他們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人性也因此散發出永恆的光輝。正如歌曲《姐妹弟兄》所唱：「當雙眼講述着真情永恆，告訴我生命的囑託有多重，愛與被愛中見證你職責的神聖；當生命呼喚着你的忠誠，明白了生死邊緣誰是真的英雄，在無悔無怨中承諾你無畏的選擇，因為你把我當作姐妹弟兄……」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